閩南語▸短篇小說▸社會組

2

# 陳 正 雄 先生

得獎作品 /

## 阿爸的情歌

### 【得獎感言】

自我出世以後到入學進前，阿爸攏叫我『Masao』。

讀冊的時，有幾若擺問伊，哪會共我號一个遮俗的菜市仔名？伊攏感覺奇怪：「哪會？哪會俗？『Masao』足好聽呢！」

後來才知影，阿爸是用伊上佮意的日本昭和時代，出名的作曲家、吉他演奏家古賀政男（Koga Masao）的名，來共我號的。

阿爸上愛聽的歌，就是古賀政男作曲的＜溫泉町的哀歌＞，台語詞改做＜溫泉鄉的吉他＞。今仔日，我就共這首歌送予佇天頂的伊，希望伊有聽著。

# 阿爸的情歌

「你敢會曉彈彼條<溫泉鄉的吉他>？」

40冬過去矣，我到今猶不時會想起，彼工阿爸待佇我房間的門口，面仔笑笑，問我的彼句話語。

考牢高中彼冬，參加新生訓練的時陣，才知影學校，除了一般的課程以外，猶有社團的活動。每一个人，攏會當對學校開班的項目內底，選家己合意的科目，1禮拜上2節課。

自細漢對音樂我就誠有興趣。毋過，對咱這款庄跤所在、農民家庭出身的散赤囡仔來講，啥物鋼琴、提琴彼款貴參參的樂器，莫講想欲去學，連摸都毋捌摸過。若是西樂社的拍鑼、揜鼓，抑是國樂社的挨絃仔、歕筒仔，我又閣無啥趣味。

彼个時陣，電視台拄好當咧時行<命運的流星>彼齣連續劇。男主角阿郎揹1支吉他，四界流浪走唱的角色，確實有夠衝(tshìng)有夠奅(phānn)。就按呢，我決定欲選「吉他社」。

開學了後，頭擺社團活動，指導老師宣佈，每1个同學攏愛家己準備1支古典吉他，無的人，老師會當代替你買，1支1200箍。

40冬前的1200箍換做這馬，到底價值偌濟，我嘛算袂清楚。千焦知影，彼陣食飯，1碗外省仔麵，差不多是8箍；1頓自助餐，應該袂超過10箍。若是稅厝，市內的較貴，一般的行情是500彼个坎站；郊外的較俗，普通的價數是300這个跤兜。

1200箍，也就是講，是我120頓自助餐抑是4個月的厝稅錢。我躊躇規晡久，毋知欲按怎？看別人攏登記矣，下課了後，才共老師參詳講，看會當後禮拜上課，才決定無？

彼陣，拜六閣愛上課半工。中晝下課，我即時坐火車倒轉去厝裡。規路，我一直咧想，欲按怎共阿爸開喙？坐到過站矣，猶毋知落車。

彼暝，我睏攏袂去。想著阿爸暗頭仔對田裡轉來的時，規个人流甲滿身重汗、曝甲烏濁汁凍的模樣，我根本毋敢開喙。

「阿爸，明仔載愛交1200箍予學校。」禮拜欲暗仔就愛轉去臺南，中晝食飯的時，我總算勉強共話泏(tsuh)出來。

「收予好勢，後擺欲提較濟錢，愛冗早講。」阿爸聽了無講按怎，飯清彩扒扒咧，碗箸囥落，即時就騎伊彼台古老槳古的oo-tóo-bái出去矣。半晡久才轉來，共1个批櫜仔交予我，伊甚至無問我提這條錢是欲創啥。

錢是阿爸臨時去揣朋友米絞松仔壘來的。我到今猶毋知影，後來，阿爸是愛糶幾百斤的粟仔，抑是做幾十工的塗水，才有法度予我去買彼支吉他？

彼个年代，學校猶無宿舍，我佮濟濟蹄遠路的學生仝款，攏愛家己佇外口稅厝。為欲省錢，我稅佇市外，安平附近、運河邊仔，1間5樓公寓，搭鐵厝的厝尾頂。

頭1擺離開厝裡，家己1人蹄佇外地，若是想厝、心悶、睏袂去；抑是冊讀了、無代誌，我就共吉他提出來。

有時陣，面對年老的府城佮孤單的月娘，我會彈唱「悲情城市」、「荒城之月」；有時陣，欣賞暗淡的運河佮恬靜的漁船，我就獨奏「淡水河邊」、「博多夜船」。彼支吉他是我上好的朋友，陪我度過彼段寂寞、憂愁的少年時代……

佇規个吉他社內底，我應該算是上怪的一跤。

除了老師指定的練習曲以外，其他的時間，同學若毋是學當咧流行的校園民歌，就是彈出名經典的西洋名曲。干焦我，彈的，若毋是阿公阿媽咧唱的台語老歌，就是oo-bá-sáng oo-jí-sáng愛聽的日本演歌。

我會遐爾愛唱台語歌佮聽日本歌，主要是自細漢受阿爸的影響。

昭和年代出世的阿爸，雖然是第1名的成績，對公學校卒業。毋過，因為厝裡散赤，毋但愛佮阿公去田裡鬥作穡，閒縫的時，閣愛綴表兄去工地學師仔，加減趁寡所費，哪有彼款身命繼續升學？

本底，伊是想講先做一站仔工課、加儉一寡仔所費了後，才想辦法閣再讀冊，以後會當去日本留學，完成伊上大的夢想。

想袂到，隔轉冬，日本就戰敗、投降矣。紲落去，社會動亂、經濟慘淡，平時含3頓都強欲食袂飽飯矣，哪閣有彼款才調通好出國？

可能是知影，繼續讀冊已經無望。10冬後，阿爸雄雄心肝掠坦橫，共本來儉欲出國的

錢，提去蓄(hak)1台彼款有4肢跤，毋但會使聽放送，猶閣會當囥曲盤的lián-tsí-kuh。

佇彼个普遍散赤的60年代初，電視猶未足時行，一般人厝裡有1台la-jí-ooh就算袂穩矣，若講著4肢跤的lián-tsí-kuh，有影是揣無幾口灶有的。

毋但按呢，阿爸閣買一大堆曲盤，烏的、紅的、綠的、藍的攏有，差不多攏是日本歌佮台語歌。

彼段時間，差不多暗頓食飽，一寡厝邊隔壁、親情朋友，就會來阮厝裡，準時收聽。聽講，阿母就是按呢，後來，去予阿爸拐去的。

會使講，我佇阿母的腹肚內，就開始咧聽曲盤矣！

等我出世，後來較捌代誌的時陣，阿爸交予我一个重大的任務：負責管理彼台lián-tsí-kuh。阮4个兄弟姊妹，除了我以外，別人攏袂使隨便用。

「Ma-sa-ooh！放曲盤。」每擺，阿爸欲聽歌的時，吩咐一聲，我就先共罩布提開，才共崁蓋掀起來，閣共曲盤抽出來，用絨仔巾拭拭咧，勻勻仔閂入去盤座，共唱針輕輕仔囥落去，紲落，歌聲就走出來矣。關起來的時嘛仝款，逐步攏愛照起工，袂當清彩亂使來。

就按呢，佇猶未會曉看中文進前，我就聽過袂少的日語歌佮台語歌矣。

高一歇寒的時，我當咧痟吉他。

彼工佮普通時仔仝款，飯食飽，吉他提咧，我就開始守佇房間內面，專心咧練彈、練唱。

「你敢會曉彈彼條<溫泉鄉的吉他>？」雄雄，去予驚一趖，毋知當時，阿爸倚佇門跤口，面仔笑笑，開喙問我。

「會啊！」

自出世聽到大漢，聽甲強欲臭酸去矣，我當然會曉，彼條古賀政男作曲、野村俊夫作詞、近江俊郎主唱的<溫泉鄉的吉他>。毋過，我袂曉用日語演唱，干焦會當單音獨奏：

「伊豆重重的山嶺　罩落暗淡的月光
佇溫泉煙霧內底　燈火咧悲傷哀哭
啊！啊！今暗又閣來
走揣初戀彼時你的形影

指頭彈落的吉他　親像流浪的孤鳥……」

彼个時陣，我吉他才學無偌久爾爾，歌曲雖然是真熟，毋過手路猶閣誠生疏，有幾个所在走音去，彈了實在無啥好。顛倒是阿爸，看起來足有興趣的款，伊行入來坐佇眠床頭，一起頭，先恬恬仔聽我彈；紲落來，閣輕輕仔綴咧唱。以前攏無去注意，到甲彼日才知影，伊的日語誠流利、聲音真好聽，一點仔都無輸予近江俊郎。

看伊聽甲遐爾仔入神，唱甲遐爾仔深情，毋知的人，無定會掠準，佇日本伊豆深山內底的溫泉鄉裡，誠實有一个初戀的情人咧等伊。

其實阿爸少年的時，真正有一个初戀的情人咧等伊，不而過，毋是佇伊豆深山內底的溫泉鄉，是佇瑞芳炭空附近的戲院裡。

應該是自細漢去予散甲驚著矣，阿爸本底佇工地的時，捌聽人咧講，炭空的工課加較好賺食，工錢是1工2工價。為欲趁較濟錢，阿爸就佮幾个工伴做伙，去到臺北瑞芳的炭空，佮人去做炭工。

「以前佇工地，雖然逐工愛跪懸跪低；就算不時予日曝、雨淋，上無猶會當自由伸匀、大力喘氣，閣按怎講，嘛比入去彼款烏天暗地、霧煙散霧的磅空裡較安心、較快活。就算是1工2工價，想想咧，猶是性命較要緊。莫怪人咧講：『入空挖塗炭，性命去一半。』確實有影。」入空的頭一工，伊就後悔矣！

阿爸本底是想講，勉強做到過年前，伊就欲辭頭路矣。無疑悟，時到煞行袂開跤，毋是為欲趁錢，是因為愛情。

50年代，臺灣的工業猶袂發展，塗炭猶是誠重要的原料。因為價數好、工錢懸，毋但在地人，嘛吸引一寡外地人來討趁。有人就有錢，閣因為挖炭的工課危險性較懸，精神壓力嘛較大，有的人出空了後，就想欲去放鬆、消敨一下。所以瑞芳炭空附近的市仔，酒家、餐廳、茭間、戲院等等的娛樂場所，就按呢一間一間開起來。

暗時一到，有的人趕緊去覅酒家，有的人無閒去行茭間，規个瑞芳街仔，逐暝都鬧熱滾滾。

阿爸一來對跋筊、啉酒無啥物興趣；二來一心干焦想欲儉寡錢爾爾，彼款所在，伊無意願嘛無才調佮人去。極加是久久仔去簸仔店，啉一杯仔米酒配一包仔塗豆爾爾，大部份的時間，伊攏去戲院看電影。

時間一下久，煞佮戲院門跤口，收票的姑娘仔相意愛。後來才知影，這个查某囡仔的老爸，竟然就是這間戲院的主人，嘛是街仔另外一間酒家的頭家。

阿爸人生做緣投、體格嘛是袂穩；做代誌骨力，個性又閣勤儉。毋但彼个查某囡仔真佮意，頭家佮頭家娘對阿爸嘛誠滿意，毋過，干焦一个條件，要求阿爸愛予個招，因為個干焦單生彼个查某囝爾爾。

阿公、阿媽相連紲生6个查某囝，上尾仔才拚著阿爸這个後生，會當來傳後嗣、捻香爐耳。這馬，伊對南部去到北部做工課已經就誠費氣矣，紲落去，愛閣去予人招，以後2个老大人欲放予啥人飼？這款代誌，莫講阿公無可能答應，含阿爸家己嘛無法度接受。

本底，阿爸佮彼个查某囡仔約好，兩人揣一工欲相夯做伙偷走。落尾，想著雙方面的序大人，伊猶是放袂落彼个心

就按呢，阿爸看破倒轉來故鄉，鋤頭擇起來、鐵槌仔提咧，認命去種田、做工。過無偌久，共伊進前趁來的錢，提去買彼台lián-tsí-kuh，有閒的時，就放伊的曲盤，聽伊的演歌，上愛聽的，就是彼條<溫泉鄉的吉他>。

後來，我每擺放假，倒轉去庄跤，攏會共彼支吉他做伙掠轉去。見若有時間，就提出來彈唱，阿爸若是無代誌，除了聽伊的曲盤，嘛會叫我彈吉他予聽。我彈攏袂厭，伊仝款聽攏袂癢。就按呢，彼支琴，就親像1條橋，予阮爸囝的心思相接近；彼條歌，就親像1條線，共阮雙人的感情箍做伙……

一直到我高三彼年，欲考大學進前。

高三彼冬，過年進前，阿爸自囡仔時陣做伙大漢的好朋友，本底佇高雄咧開工廠的清海伯仔，聽講生理失敗、了錢、關店，毋但家己欠銀行一褲屎，連阿爸借伊的私奇，閣替伊做保的貸款，嘛攏放予倒，做伊去走路。

「這箍青海仔覕甲無看人，放個某佇遐欲哭欲啼、喝死喝活，咱想講話都無法度開喙，是欲按怎討錢？」彼工阿爸對高雄轉來，聽伊佮阿母講話，一直吐氣、幌頭。

「啊伊老母佇埤仔尾，毋是閣有一寡田園？」阿母聽人講，有的債主逐去清海伯仔個舊厝，揣伊的老母討錢。

「老人干焦賭彼區園爾爾，我看早就攏予青海仔提去抵押了矣，哪有通留咧？就算有，嘛愛靠伊食穿，咱敢講欲去逼伊替伊後生還數？」就算去予朋友辜負矣，阿爸猶是真惜情，無愛傷過份。

阿爸是單身囝，因為無兄弟，自細漢伊就真重朋友，共朋友攏當做家己的親兄弟仝款，尤其是青海伯仔，是伊上信任、上尊敬的好朋友、好兄弟。發生這款代誌，伊毋但傷心、又閣失望。

阿爸的母錢去了了無要緊，因為做保，連帶閣愛替人還本金，無奈何，只好提田契去農會抵押。

看伊逐工按呢憂頭結面、袂食袂睏，咱做人後生的，心肝嘛誠毋甘、真艱苦。

因為早前厝裡散赤，就算真拍拚讀冊嘛無才調升學，一世人，干焦會當摸田塗、弓枋模。自細漢，就聽伊不時咧講：「工字永遠袂出頭、田字跤手伸無路。」準講賣厝賣地、準講做牛做馬，嘛欲向望伊的後生，會當好好仔讀冊，以後毋才有路用，毋通像伊按呢，永遠過彼款「日來曝尻川、雨來趁無食」的生活。

「家用長子、國用大臣」這句話，阿爸不時掛佇喙邊，頭起先，伊共希望囥佇大兄的身軀頂。

大兄頭殼好、身體勇、外表生做緣投、個性又閣活骨，未來，確實是1个優秀的人才。

一開始，大兄嘛無予阿爸落氣。毋但是個彼屆牛埔國小縣長獎畢業，3冬後，猶閣是牛埔國中第1名畢業，而且是牛埔國中創校以來，第1个考牢臺南一中的學生。會記得放榜彼工，議員、校長、鄉長、代表一大堆地方人士，相爭來厝裡恭喜、放炮仔、貼紅紙。

想袂到，一下去到都市，校內沉重課業的壓力、校外繁華生活的引誘，大兄冊愈讀愈穤、球愈撞愈好。

頭1冬讀了，3科無及格，落第1遍；第2年過去，4科無及格，直接退學。原本是阿爸的希望，煞變做阿爸的惡夢；本來是庄裡的光榮，煞成做庄裡的話柄。

我自出世，就厚病疼、歹育飼，一箍人黃酸搭命、欲死盪幌，有1、2擺，閣予醫生宣佈已經無效，倒佇眠床頂咧看日矣。

「毋知有法飼大漢袂，怎敢向望會讀冊無？」阿母不時按呢咧操心。

後來，毋知是按怎，我毋但身體愈來愈成物，成績嘛愈讀愈進步。落尾，閣以真懸的分數考牢臺南一中，阿爸頭幾若冬的頭，總算會當閣再擡起來。

因為進前，阿爸的做工伴水木叔仔，無細膩對工地跋落去、摔斷跤，袂當閣做工。

「受傷糊牛屎、死去家己埋。」彼个時陣猶無啥物保險，水木叔仔厝裡的人，想講去揣頭家鬥出一寡醫藥費，頭家毋但無欲賠錢，竟然閣講彼款無天無良的話。

後來告到法院，阿爸出庭去替伊做證，審判的過程，感覺法律誠無合理、法官真無公平，坦護大頭家、欺負散赤人。所以，伊毋但向望我將來會當讀大學，以後閣會當做法官，替散赤人主持公道。

我讀高中的時，成績誠好，正常的話，應該會當考牢前三志願。我嘛一直想欲遵照阿爸的希望，完成阿爸的心願，去讀法律、做法官。

想袂到雄雄發生這款代誌，閣再加上，進前幾年來，放蕩懵懂的大兄，真無簡單，才浪子回頭，補習1冬了後，舊年，總算考牢私立大學。按呢，阿爸是欲按怎負擔會起阮2个兄弟仔的學費，敢講，真正欲叫伊去賣厝賣地、做牛做馬？

聯考進前，添志願表，我臨時共本底是法商學系的丁組改添做文史學系的乙組，而且全部攏是師範大學的科系。

隔轉工中晝，歇睏的時間，導仔叫我去伊的辦公室，我心內有數，知影伊揣我啥代誌？進前學校做過調查，我是選擇丁組。

「咱臺灣需要法政方面的人才，社會才會當進步、改變！」私底下，伊嘛捌問過我，知影我想欲讀法律，嘛真共我鼓勵。

「你毋是一直欲讀法律系，哪會變按呢？」導的手提我的志願表，

「我感覺讀法律傷過忝，做老師較輕鬆。」我無想欲予知影厝裡的情形，臨時編1个理由。

「照你的成績，前3志願絕對無問題，無臺大的，嘛有政大；讀法律這馬雖然較辛苦，毋過將來才會有前途。無愛讀法律，嘛會當讀商業。做老師食袂飽、餓袂死，有啥物路用？你看我教10幾冬矣，敢有啥物出脫？永遠攏嘛是替人咧做奴才！」師大國文系畢業，仝款是庄跤囡仔、散赤家庭出身的導師，一直希望阮有較好的出路，有較大的志向。

伊愈講愈激動、愈講愈大聲，看起來親像咧受氣。辦公室別个老師攏擡頭咧看阮，掠準我做啥歹代誌。我感覺真歹勢，面攏紅起來。當然，我嘛知影，伊是咧關心我、毋甘我。

「你閣轉去想看覓咧好無，恁序大人敢有同意？若有啥物困難，會當共我講。」導的，淡薄仔無奈，嘆1口氣，再三共我交代。

「有啦，阮爸母攏講尊重我的意見。」我3冬來攏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，想袂到竟然佇1日內底，騙老師2遍。

放榜彼工，無任何意外，照我的志願，我考牢師大歷史系。看著錄取通知單的時，阿爸無講啥物，無歡喜，嘛無受氣，仝款去種田，仝款去做工，我知影伊對我誠失望。

先予上好的朋友反背，害伊負債；閣予上疼的後生辜負，予伊傷心。我發覺，原本真有話講的伊，話煞愈講愈少；進前無啥食薰的伊，薰變愈食愈濟，親像欲共伊心內的話句，攏化做無奈的煙霧仝款。

「這寡錢，提去做所費，厝裡的代誌，你莫想遐濟，我自然會處理。」去臺北讀冊前一暝，阿爸提1个批櫜仔予我。

「毋免啦！學校有公費，有夠通用。」我彼時有淡薄仔賭氣，無想欲提阿爸的錢。

「身軀邊總是愛紮一寡，欲用就有，厝裡的代誌，你莫烏白想遐濟。」後來，阿母共錢硬楔(seh)佇我的褲袋仔，我才乖乖仔收起來。

大學4冬，一來為欲省車錢，二來想欲趁所費，假日，我攏去兼家教，真罕得倒轉去。後來，畢業、實習、做兵、教冊，我離厝的路途愈行愈遠，轉去的時間愈隔愈久，佮阿爸見面、講話的機會嘛愈來愈少。

就算，過年過節，久久仔轉去1擺，我毋捌看伊聽過曲盤，伊嘛無閣叫我彈過吉他。

有1擺，我雄雄想欲去開彼台lián-tsí-kuh聽看覓，才發現伊已經袂振袂動、無聲無說，毋知啥物時陣就歹去矣。彼支吉他，幾若冬來，嘛予我一直囥佇壁邊，無閣再彈過。

8冬前的歇寒，三更半暝，阿母生狂敲電話來，講阿爸佇便所中風昏倒，已經叫救護車送去病院矣。

我透暝對臺北趕轉來，阿爸拄好手術結束，徙入去加護病房。紲落，差不多1個月的時間，伊一直無閣再精神起來。有一工，病院發出病危通知，經過阿母的同意，決定共阿爸送轉來厝裡。

彼兩工，我一直陪佇阿爸的身軀邊，我有真濟的話想欲共伊講，毋過，已經無機會矣……

彼工下晡，阿姊來佮我換班。我一時想欲過去早前的舊厝行行、看看咧，順紲揣一寡阿爸留落的物件，收起來做紀念。

本底是想欲共彼台lián-tsí-kuh搬轉去。毋過，伊毋但落漆、退色真嚴重，規个塑膠的外殼，攏歙(hiauh)起來矣；木造的機身，嘛予白蟻蛀甲大空細裂，恐驚一下徙動，就離離落落矣。一寡仔曲盤，嘛予早前的風颱大水淹淹去，攏擲討捾矣。

敢講，人生的一切，毋管偌爾仔寶貴、偌爾仔親密，終其尾仔，攏愛佇時間的面頭前認輸，變舊變老、消失無看見？

這時，我閣看著彼支吉他。

咖啡色的外袋仔，早就破爛變色，頂懸攏是蛛蜘絲佮蟮蟲仔屎，恬恬倚佇壁角頭。

我徛佇頭前，看誠久、想誠久，才共伊提起來。共塵埃拌去，共外袋褪落，想袂到，伊佮早前仝款。1支琴頭猶原直直，固執連佇琴身，完全無任何變形；5條琴線照常絙絙，堅持摸牢琴柄，一點仔都無放鬆。

30外冬無看見，伊就親像老朋友，一直用當初時的模樣佮心情咧等我。

彼暗，我共規支琴詳細拭予清氣，共走音的弦斟酌調予好勢。我坐佇阿爸眠床邊的椅頭仔，用小可生疏，倒手的手曲，輕輕仔扶咧；用略仔硬掙，正手的指頭，慢慢仔彈落。

仝款是彼條，原本，古賀政男作曲；後來，葉俊麟寫詞、郭金發演唱，台語版的<溫泉鄉的吉他>：「彈彼條悲情戀歌　流浪到這位
月娘已經浮上山　伴阮咧吐氣
啊！啊！初戀彼个人
你因何遮絕情恬恬來離開
吉他愈彈愈來　流出傷心淚……」

我uān-nā彈uān-nā唱，予音樂牽阮倒轉去早前的舊厝，予歌聲炁阮倒轉去少年的時陣。

雄雄，我看著阿爸強欲無脈的氣絲，勻勻仔振動；已經死白的面色，沓沓仔反紅；早就失神的目光，慢慢仔回魂；二逝目屎，略略仔流落；一雙喙脣，微微仔咧笑……

無偌久，阿爸就過身去矣。

「恁老爸一直無予你知影，嘛毋予我講。當初時，伊毋是因為你無照伊的向望去讀法律，咧對你受氣；伊是因為伊的負債害你委屈去讀師範，咧怨嘆家己，恁爸仔囝攏仝款的固執，心內話攏無欲講出喙。」阿爸過身了後，阿母才共我講，阿爸伊這幾冬來的心情。

久年來，我一直認為，是我違背阿爸的心願，予伊對我失望；嘛不時想講，阿爸袂當體諒我的心情，家己感覺委屈。有幾若擺，我想欲揣時間，共伊解說，攏講袂出喙。

這款心情，我哪會攏無想過？1个小小的誤解，竟然予2个互相關心的人，按呢長期咧折磨家己、傷害對方！

這幾冬來，阿爸做忌彼工，我攏會轉去故鄉共伊燒香、拜拜。了後，我攏會提彼支吉他，彈彼條伊上愛的情歌<溫泉鄉的吉他>予聽。

我uān-nā彈uān-nā唱，茫霧的目睭，若親像閣看著阿爸，有時徛佇門跤口、有時坐佇眠床頭；有時恬恬仔聽阮彈，有時輕輕仔佮我唱，1遍閣1遍、1遍閣1遍……